

“百戏之祖”的青春之歌

它让观众看到，可以将时代话题大胆个性表达的昆曲，正青春。

□ 撰稿 | 黄 哲

“天下第一公主”太平公主和“巾帼宰相”上官婉儿这对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“我的天才女友”，她们那远不止于正史的传奇人生，与其导师/母亲武则天那任由人评说的无字碑一样耐人寻味。

考古学家近年在上官婉儿墓发掘出“千年万岁，椒花颂声”的墓志铭，在致力于“传统艺术、当代表达”的青年导演、编剧李卓群的敏锐触觉下，成了新编昆剧《盛世红妆》的创作源头和剧情引子。女性的红妆第一次从史书的边角，走进舞台中央。

“二圣”武则天与高宗，代表盛唐的父辈秩序。他们以手中执子的棋局，论同样尽在掌握的天下：“陛下留神，因小失大”“步步为营，无可招架”；他们的世界由规矩构成，充满“为你好”的善意专断——“秋赛击鞠，胜者成愿”，天后一言，便把青春的友情与命运都纳入权力试题；他们的唱腔是最古老的慢板昆腔，气息厚重、理性庄严，如旧世界的根基，也是子辈难以逾越的围墙。

双女主上官婉儿、太平公主，以及作为她俩“对照组”的韦香儿即后来的韦后，构成了在“我不想、不想、不想长大”中悄然人到中年的三棱镜：太平冲动而理想，婉儿精致而理性，韦香儿柔媚而现实。三人起初在宫中相互结识，相互为伴，补绣球的戏份轻盈有趣，在“一击定终身”的球赛中担任



昆曲《盛世红妆》剧照。

彼此交托的队友，更是如青春偶像剧一般。

但随着政局更迭，她们的道路逐渐岔岔。最无根基的婉儿，选择了在几方之间做个“端水大师”的中庸之道——她相信智谋可以平衡权力；贵为“大唐第一公主”太平选择了和权力之母对抗——她相信情感可以战胜权力；韦香儿则选择了效仿她的偶像武则天——她相信权力本身就是唯一的答案。于是姐妹情从“花开四季，太平安乐”的天真誓言，走向“你我义断恩绝，不复相识”的血色诀别。

这一代人的唱腔、节奏已明显不同于“二圣”，更多用了交响织体、合唱叠声，仿佛内心的冲突在音色上得以放大。当太平为薛绍奔走，婉儿为国势折腰，韦香儿则悄然成为韦后，走上权力巅峰——三人皆成了自己命运的反面教材。友情、爱情与野心在同一场权力游戏里消耗殆尽。

当第三代在电声与舞剧节奏中走到舞台中央时，安乐公主披“百羽裙”，奢华至极，李隆基黑甲纵马，语气冷峻——他们是“z世代”式的年轻人：怀疑一切、解构一切；都怀着“亲手改命”的心出场，只是成败都要靠实力说话。

贵为“百戏之祖”“士大夫艺术”的昆曲，素以含蓄婉转见长，而《盛世红妆》的时尚表达，让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锋利。它让观众看到，可以将时代话题大胆个性表达的昆曲，正青春。民

信息

红翠斗芳菲：宋元明漆器珍品展

近日，“红翠斗芳菲：宋元明漆器珍品展”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举办。作为上博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特展，通过127件文物，系统梳理中国漆器的艺术成就。其中来自日本收藏机构的展品112件，约半数均为传世罕见的宋元漆器珍品，更是此次展览的重要看点。